



08

丰台时报

2024年9月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琛
美编:刘佳
校对:肖媛
合作单位: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纪念这场伟大的

胜利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尽管时光已走过67年,但重温那段饱含血泪与抗争的历史,仍是一次荡气回肠的精神洗礼,是对我们继续奋斗、砥砺前行现实召唤。在丰台,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有国家级的抗战纪念馆,也有抗战纪念雕塑园,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更多的精神支撑。

卢沟桥、宛平城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地。

卢沟桥畔抗战馆

卢沟桥、宛平城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地,1961年就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都缺少一处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宣传抗战精神、倡导人类正义和平的展示场所。尽管1979年建了卢沟桥文保所,但70多平方米的小规模展览室与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地的地位太不匹配。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跳出来否认日本侵华历史,日本文部省公开篡改教科书。198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等16名国务大臣参拜东京供奉着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宣扬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歌颂武士道精神,大赞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功绩。此事激起了全中国人民、世界各地爱国华侨和东南亚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这种情形下,很多来卢沟桥参观的人都认为: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奋起抗战的起点,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影响,这里应有表现全国抗战的纪念馆设施。

1982年5月,抗日爱国将领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回国并专程前往卢沟桥参观,第二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接见了她。宋景宪提出建议,应在卢沟桥建立抗日战争纪念馆,邓颖超当即表示同意,认为纪念馆应该建大一些,虽说国家经济还有困难,但还是要做这件事儿的。此后,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多次到卢沟桥视察。

1983年4月25日,国家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名向国务院上报《关于修复宛平县城墙和筹建七七纪念馆的请示》。请示指出:宛平县城位于卢沟桥头,东城门南北两侧的城墙上,至今仍留有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累累弹痕。现城墙基本完整,是北京郊区县城城墙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宛平县城是七七抗战的实物例证,修复比较容易,同时与卢沟桥联结为一体化。以桥、城为中心,绿化整理附近有关地带建立七七纪念碑,在适当地方竖立几个雕塑,在当年作战的地方作出适当标志,可形成一个既有文物古迹,又有政治历史意义,还有山有水、环境优美,具有旅游价值的游览胜地。为此,建议修复宛平城两座城门楼和城墙,筹建七七抗战纪念馆,陈列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物史料。

1984年10月19日,经中宣部、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委员会。1986年7月7日,抗战馆奠基仪式在宛平城内举行。

1987年年初,主体工程已经有了眉目,找准题写馆名提上了

宛平城外雕塑园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北倚宛平城墙、西临卢沟古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配套工程,于1995年7月7日奠基、2000年7月竣工。

雕塑园占地20公顷,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雕塑群区、中心广场等主要景区组成。其中,中心广场占地2500平方米,被设计为下沉式——为了营造一种沉静、肃穆,向长眠于地下的抗战英烈表示敬意的氛围。雕塑群区摆放着38尊柱形铜铸雕塑。群雕以《国歌》为主线,以中国传统碑林形式布阵,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分为“日寇侵凌”“奋起救亡”“抗日烽火”“正义必胜”四个部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贯穿全园的母亲河——“黄河”,是由21681个大小不等的鹅卵石铺成的长660米、宽2米“黄河”形状的甬道,共有九十九道弯,辅以红绿相间的花卉植物,象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

总体来看,该园无论从整体建筑布局上,还是从雕塑艺术的



议事日程。此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已逝世,大家认为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比较合适。他既是我党我军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且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主要指挥员之一。小平同志知道后欣然同意,题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馆名。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小平同志题字时,像小学生完成作业一样认真,反复写了多次,直到满意为止。

1987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抗战馆于当天正式对外开放。抗战馆沿宛平城内东西大街坐北朝南,周边是以明清风格为主体的仿古建筑,正前方为和平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卢沟醒狮”,高达14米的国旗杆竖立在广场北侧。覆以乳白色大理石的展馆外墙与镶嵌着独立自由勋章图案的锻铜大门,使纪念馆尤显肃穆、庄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二级平台上安放着质地为锻铜的独立自由勋章雕塑,在此设立这一永久性纪念设施,是让人们永远铭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先烈,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国人民为了追求和平正义、捍卫民族独立自由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是让人们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表现手法上,抑或从它的使用功能上看,都表达同一个主题:“缅怀先烈,强国兴邦,勿忘历史,珍爱和平。”雕塑艺术与巧夺天工的绿化设计完美结合,在人们缅怀先烈的同时,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这里是一个净化心灵的场所,是一个强国兴邦的课堂,是一本读不衰的历史教科书。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雕塑园,了解它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让更多的人来这里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接受教育,十几年来园方坚持以“红色旅游”贯穿始终,利用地区优势,开展了百余次各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来源:《丰台史话》



198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外开放。

不能忘却的民族记忆

七七事变后 侵华日军为何说是“误会”？

1937年7月7日夜晩,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日军并没有停下脚步。

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本清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对准宛平城。

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本清直致电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击!”此时的一本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田口廉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钟表上的时间。

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凌晨4点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3营11连排长申仲明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实,在事变爆发的两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七七事变中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

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

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

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一把。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29军“敢死队”出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7月9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宛平城内的防务。

然而,中方接防的过程并不顺利。日军出尔反尔,不断向中方加码。7月10日,日方甚至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在谈判进行的同时,增援日军就已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地携带坦克和火炮悄然开进。和平谈判只不过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7月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总动员令,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方,诬陷中方“每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日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

这时,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中枢机器,他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身处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着局的变化。7月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游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7月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被点燃!

(CCTV国家记忆)